



同盟会在松口的革命活动纪略.....	陈彬宗 (1)
孙中山先生给谢逸桥的门联手迹.....	(10)
松口图书馆新筑落成记.....	丘哲 (12)
印尼回忆录.....	<u>刘耀曾</u> (14)
旅菲见闻片断.....	<u>林绍昌</u> (36)
旅居印度加尔各答掠影.....	<u>曾逸山</u> (41)
梅县华侨中学今昔.....	彭钦文执笔 (45)
梅城四间善堂的情况.....	张学基 (49)
梅江桥的建造前后.....	张学基 (56)
丙村锦江桥建造情况.....	江渡英 (60)
松口梅东桥筹建经过.....	<u>丘逊美</u> (63)
记梅县女校创始人.....	钟普光 (66)
客家源流新探 (续完).....	许德生 (69)
从文化遗存看梅县人类历史.....	吴炳奎 (83)
阴那山灵光寺.....	邓观荣 (103)
几点说明.....	(109)

同 盟 会 在 松 口 的 革 命 活 动 纪 略

陈 彬 宗

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连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，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。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，“适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的需要”，挽救民族于垂危。他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和事业，得到了全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。松口是著名侨乡，松口人民及其在海外的华侨和侨属，曾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。但因史料不全，有的已被湮没，现只能将蒐集到的资料，扼要辑录如下：

一、松口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先驱者

1905年7月底，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以兴中会、华兴会和光复会的成员为基础，新组成了中国革命同志会，公开则用中国同盟会的名称，确定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，从而使革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，加强革命力量，行动也更为统一了。就在同盟会成立后的那一年冬，孙中山先生特派他的老战友谢逸桥、温靖侯返国，在潮州、嘉应州地区开展革命活动。

谢逸桥是马来亚华侨富商谢梦池的亲侄儿，他跟伯父谢梦池在马来亚经商。孙中山先生到马来亚华侨中进行革命活

动时，就住在谢店里。他们一家对孙中山先生的品德和领导革命的斗争精神十分敬佩。谢家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，而且谢逸桥兄弟（其弟谢良牧）很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。以后，谢氏兄弟赴日留学，一直跟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。

温靖侯是清末翰林温慕柳（仲和）的儿子。温慕柳与蕉岭的丘仙根（逢甲）和梅州的黄遵宪（公度）三人同是科举出身的朝廷命官，又是嘉应同乡，都是具有爱国、民主思想的一代风流人物。他们互相间的私谊很深，可说是志同道合的好友。温靖侯在他的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下，年少时就很有抱负。他留学日本，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，与谢逸桥等一起参加同盟会。

1906年春，谢、温两人肩负重任回到家乡松口，利用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及其父辈的声望，着手与嘉应五属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，如五华的张谷山、李济民，兴宁的肖惠畅，平远的林鲁传，蕉岭的丘仙根等人进行联系，宣传革命道理，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。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，顺利地开展了各县的组织发展工作。所以，谢、温两人，可以说是嘉应五属开展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先驱。正如辛亥革命老人温种远回忆说：“据我知道，在汕头登岸的同盟会员当以谢、温两人为先驱”。

二、新学运动与同盟会在松口的革命活动

松口地方文化发达较早。清末时，全国各省新学运动方兴未艾，而地处偏僻山区的松口堡梅东书院，于1893年就有阅报社的设立。1903年，在乡贤谢益卿（谢梦池之父）、温慕柳、饶美裳的倡导下，梅东书院改称为松口高等小学堂，是为创办新学之始。1905年春，成立兴学会，由饶美裳任会

长，倡议创办松口公学（即现在松口中学前身）并督促各乡开办初等小学，兴办新学盛极一时，惟兴办新学的师资缺乏，故饶美裳商得地方绅士的同意，一面派饶一梅、梁少慎往日本留学，以学习日本办新学的经验；一面申报政府取得政府的同意，筹办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（校址暂借官坪的余氏宗祠），以培养办新学的师资。1906年春节前，饶一梅、梁少慎、谢逸桥、温靖侯等先后由日本回来。谢、温两人为顺应办新学的潮流，拟通过办学校以团结知识分子，培训革命骨干力量，打下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基础，因此，他们利用与饶美裳的关系（饶是谢的亲戚，又是温的师兄弟），争得了师范讲习所的领导权。饶美裳自任监督，聘请谢逸桥、温靖侯为监学（相当于现在的校长），饶一梅、梁少慎、林菊秋、李肩重、张谷山等人为教员。1906年农历三月间，师范讲习所筹备就绪，招来新生123名，依期开学上课。

松口师范讲习所，既为嘉应五属培训新学师资，也是宣传革命的阵地。课程除讲授教育理论和文、理、体、美等课程（科目共14项）以外，还向学生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。同时在学生中物色民族意识较浓的进步分子，把他们吸收入盟。如学生温种远、丘哲、陈啸桥、梁龙等就是当时在谢逸桥主持下加入同盟会的。讲习所仅办了一期，1906年秋结束（结束后改名为松口公学，继续培养人材）。毕业学生有毕业凭证（现仍保存下学生杨树芬的毕业凭证一份）。办得很有效果，收获也很大。正如辛亥革命老人温种远回忆说：“除了历史教员张谷山外，其他教员都是留日学生，他们朝气蓬勃，满腔的革命热诚，给学生感染极深，留下崇高的形象”。

师范讲习所结束后，为了扩大影响，争取多方面的力量

支持革命，毕业学生各自回到家乡创办新学，散播革命思想。有的则投身于革命，参加1906年年底在饶平凤凰山的武装起义，如温种远、丘哲、陈啸桥等人。谢逸桥、温靖侯还派了讲习所的历史教员张谷山（五华人）到广州，向嘉应属同乡肄业于陆军速成将弁学堂及陆军小学的学生姚雨平、张醒村等作为系统的调查联系，争取他们入盟。

1907年元旦前，饶平凤凰山起义失败。是年4月间，许雪秋领导的饶平黄冈起义也以失败而告终。这两次起义，松口同盟会也都派人参加。失败后，他们回到松口，认真总结研究失败的教训。鉴于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武装队伍，实难于和训练有素的武装敌人作战。经多方商议，决定假温氏精庐（温靖侯的住宅）为校址，借培训新学所需的体育教师为名，开设松口体育学堂，以培训革命军事骨干人材。

开设体育学堂的筹备工作着着进行，经费由谢逸桥商请潮汕铁路公司总经理张公善（松口华侨张裕轩的长子）捐助2000元以购置各种体育设备。教员则由谢、温分别函请被广州陆军速成将弁学堂开除的嘉属学生姚雨平、张醒村、余则通、张辛田、廖益通、廖挺伦、陈次牧等为军事教员。又聘请留学日本体育学校毕业回国的同盟会员林修明、温奋立为器械体操教员，当地素负盛名的拳师谢仲文、张玉棠为武术教员，并指派学生中的同盟会员温种远、丘哲、梁受谦、张作新等负责管理学生生活。那时，谢逸桥已离松口，在潮汕铁路公司任职，负责潮州、嘉应地区与香港同盟会总部的秘密联络工作，故一切校务由温靖侯负责。

6月间，开设体育学堂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，随即开学上课。全校招生120多人，分设专修、普通、简易三班。专修班50人，主要由已经加盟和预备加盟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分

子组成，普通班40人，目的是培养训练一般学校的体育教员；其余为简易班，接收洪门会中选送的青年。军事训练，全校统一编队，课程分学科、术科。学科有战术、测量、简易架桥、行军部署、作战方略，以及进退攻守等课程。术科主要是连队以下制式教练，操场动作及射击教练。体育训练则有田径、器械体操、球类等项目。

训练了6个月，仅办了一期，体育学堂就告结束。学习训练期间，还吸收了一批各县的同盟会员。如五华的李亦民，兴宁的吴博达等三人，平远的姚希尧，大埔的郭志陆、林爱民，梅县的廖叔唐、古直（公愚）、黄嵩南、郭冠雄、郭典三、温选唐、黄新民、叶菊生、梁伯仰、周增、谢宝源等。体育学堂学生结业时，温靖侯特邀集加盟的学生谈了一次话，要求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后，多向当地绅士联系，沟通感情，以减少阻力。同时认真结交洪门会友，积聚力量，伺机效命。同盟会经过开办松口体育学堂这一段的活动后，会员增多了，力量增强了，特别是盟员经过体育学堂的学习和训练，对革命方针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，对组织领导能力、军事才能也有一定的提高。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织的武装起义中，就有很多体育学堂的师生参加。特别是广州黄花岗起义，参加者就有30多人。七十二烈士中，饶辅席、林修明、周增等3人都是体育学堂的师生。武昌起义成功后，全国各地都组织光复的斗争，而广东则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，纷纷成立起义军。松口体育学堂的师生，很多成了起义军中的骨干。如韩江支队的司令姚雨平，参谋长张碌村（他们两人以后在1912年的北伐军中任总司令及参谋长），光复潮州的起义军领导人郭典三（在战斗中牺牲），光复梅州的起义军领导人温种远、廖叔堂、熊越山（第二次

革命时在湖北作战中牺牲)。他们都为辛亥革命立下不朽的功绩，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三、建立秘密联络机关——公裕源米店

1908年，为了积聚革命力量，同时鉴于1906年以来同盟会组织起义的失败，故对起义工作更加谨慎小心。松口体育学堂毕业的学生、同盟会员，也都回到原乡或介绍到他乡的学校任教职，革命种子遍及粤东各地，组织日益发展，革命力量日益壮大。是年4月间，松口华侨子弟梁鸣九，从日本回到松口参加革命，带回向华侨筹得的一笔资金。他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，为加强各地同盟会组织的联系，亟需建立秘密联络机关，以接待各地来松联络工作的同盟会员及作为秘密通讯的据点，故将筹得的资金，在松口上大街开设公裕源米店，交由丘哲主持，余少宾、周增两人帮理店务。以后，从日本、香港回国及内地来松的同盟会员，都在这里接线联系。这对开展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公裕源米店才改为松口图书馆，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物。1933年，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文化生活要求，老同盟会员丘哲、梁涤生、张作新、廖介和、饶一梅等发起组织成立松口图书馆维持会，整顿馆务及财务，并向地方殷实及华侨捐资兴建新馆于松口中山公园内。1935年，新馆落成，图书馆才由松口上大街迁至新馆。松口图书馆幸赖地方人士的大力支持，自筹经费，才得以维持图书馆之馆务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四、为辛亥革命踊跃输将的松口华侨

1909年，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后，统一部署领导广州的起义工作，广东等地的同盟会在南方支部的直接领导

下，也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。但由于经费支绌，开展工作困难。于是，松口同盟会决定派会员梁鸣九、温种远、廖介和、余意君等四人，自筹旅费，前往印尼等地，向华侨筹款，以支援革命。松口旅居南洋各地的华侨很多，富商巨贾亦不乏其人，旅居苏门答腊的张榕轩、张耀轩兄弟，旅居马来亚的谢梦池（谢逸桥，谢良牧兄弟的伯父）和旅居雅加达的梁映堂（梁密庵之父），都是松口的华侨，他们的财产号称“百万”。他们爱祖国、爱故乡的感情，早就有所表现，捐献巨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。民国成立后，孙中山先生都曾亲笔题词，以表彰他们的爱国热诚。如题给梁密庵的“旌义状”有“踊跃输将，军储赖济，特予旌义”等句（现仍保存下来）。题给谢氏兄弟的有：“爱国爱民，玉树芝兰佳子弟”之句，以表彰谢氏一家爱国家爱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。而中小商人和知识阶层，他们的民族感情，爱国主义思想，则早就与革命党人一脉相通。故梁鸣九等四人一抵雅加达，就得到那里的进步侨团“书报社”的热烈欢迎和赞助。在该侨团领导人梁密庵的发动下，他们四出奔走，分头募捐。在短短的时期内，就筹得四万多元。经大家商议，着梁鸣九将款交银行汇寄香港，并由梁亲带汇票回港领取。詎知梁办完汇款手续，乘法国邮船回港时，在新加坡海域，邮船竟给一艘巨轮撞沉。梁葬身鱼腹，不幸牺牲，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。他随身带的汇票已丢失，后由书报社人士出面向银行交涉，如数领回。直至1911年春，才将该款托人送回香港，交与香港同盟会负责人黄克强先生统筹安排使用。为数虽不多，但对1911年3月1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役，经济上的支援却不小。据辛亥革命老人温种远回忆说：“‘3、29’之役的起义人员，事先由各县加盟人员膺选组成选锋队。嘉应

属的选锋队员集中广州的旅费，由谢良牧（同盟会领导人之一）指定我在松口负责发给。事后核算，除一部分选锋队员自备旅费外，由我经手发出的有四百多元，人数则为廿多人”。由此可知，松口华侨与各地华侨一样，具有爱祖国爱故乡的感情，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支持辛亥革命，而且很多华侨发展到鼓励自己的子弟参加革命。他们对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，在革命的史册上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。

五、光复梅州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，革命形势汹涌澎湃，温种远、廖叔唐、李思堂（1907年由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回参加饶平凤凰山起义的会员之一）等同盟会骨干，在松口接到同盟会的指示，加紧策划光复梅州，响应武装起义。11月11日，温种远、李思堂在松口组织一支三百人的人马，连夜向县城梅州进兵，准备用武装摧毁县城的清兵力量。守城的那一营清兵，在松口的起义武装未到以前，已被潜入城内的同盟会员钟动、曾涌甫等人所瓦解。因此，温种远、李思堂率领的人马，兵不血刃，便入梅州城。

附录：孙中山先生到松口

1918年5月29日，孙中山先生来松口公学（即现在松口中学的前身），对该校400多位师生员工发表演说。他阐述革命道理，分析国内外形势，鼓励师生员工关心国家大事，打倒帝国主义，铲除军阀，建立强大的国家。演说后，同师生员工合影留念（照片现仍保存下来）。他还步行到松口镇，憩息于松口图书馆。陪行的人告诉他，这里原是掩护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联络站（即公裕源米店），辛亥革命后改为图

书馆。孙先生听后，连声说：“好，改得好！这地方要好好保护。要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，给他们多阅读书报”。

孙中山先生到松口，住在谢逸桥的爱春楼里。应主人之请，他兴致勃勃地为爱春楼题了一副对联：“博爱从吾好，宜春有此家”（该对联影印件现仍保存下来）。书后余兴未尽，再撰一联相赠：“爱国爱民、玉树芝兰佳子弟；春风春雨，朱楼画栋好家居。”两联均嵌入“爱春”两字，既贴切，又显示出作者的抱负和主张，实为佳构。

（1982年4月）

孙中山先生写给 谢逸桥的门联手迹

谢逸桥在辛亥革命时期，出钱出力，事成之日，不自矜伐，不求仕进，读书作画以终其生（谢之墨兰，造诣颇高）。著有《谢逸桥诗钞》。1918年，粤军将入闽时，孙中山先生巡视到大埔县之三河坝。事毕，探知该地距松口不过数十华里，而谢逸桥、谢良牧兄弟又适在家。因即挈胡汉民等专船赴松口造访，驻节谢之爱春楼，盘桓数日。曾集中松口中小学生讲述革命立身大道，并为该楼作一联文曰：“博爱从吾好，宜春有此家”。且为之亲书以赠。现将孙中山先生手迹影印如下：

博愛從吾好

逸橋兄屬

宜春有此家

孫文

松口图书馆新筑落成记

松口图书馆之成立，远在民国元年。盖清季革命之初，梅属人士感受革命思想较早，先后加入同盟会者，日繁有徒。以松口为交通要冲，于是在松党人谢逸桥兄弟及温靖侯等主办初级师范，旋又倡设体育会，招揽各方人士以教育之，由是党员日增。而松口一地遂为各属党人聚集之所。因感受指引往来同志及收受信件之困难，映芙与梁君鸣九，谢君良牧等，遂设秘密机关以通声气。乃于民国前三年，组织公裕源商号于松市，由映芙主其事，其地盖即图书馆故址也。其时革命行动，亦有足述者，如黄岗之役、河口之役、新军之役，此中同志均往参加，而震撼一世。辛亥三月廿九之役，当时参加选锋队员之殉难者，有饶君辅庭、林君修明、周君增等，皆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列者也。又辛亥光复潮汕之役，主其事者为张君蔚村。殉难者有郭君典三、曾君澄海。迨至广东北伐军兴，总司令姚君雨平以下将领，多为此中同志。及癸丑二次革命，如熊君越山，殉难于湖北。他如梁君鸣九，因赴南洋筹措党费，竟遭覆舟之难。壮烈之事，可纪实多。光复后，各同志以公裕源号既属革命同志发祥地，拟设法发挥光大，留一永久纪念。又以社会教育至不容缓，乃将公裕源号改设通俗图书馆。当创办之初，本无充裕经费，又经癸丑之役，及讨袁讨龙、援闽援桂诸役，并连年军事影响，各同志奔走呼号，星散四方，于设备上不无缺略，先后赖饶君一梅，梁君涤生，张君作新及各维持员等，惨淡经

营，筹得地方公款，以充择地建筑新馆经费。其时映芙适家居忝任馆长职，即另组建馆委员会主持其事，乃于二十三年双十节奠基兴工建筑，至翌年遂告落成。映芙不敏，于当时革命进行身预其事，慎其或远而不彰也，因述其终始，勒之于石，庶景仰前烈者，有所考焉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月 日丘映芙记并书

（注：丘映芙即丘哲。石碑已无存，此文抄自碑文拓本。）

印 尼 回 忆 录

刘耀曾

印 尼 的 契 约 华 工

印尼在文岛、廖内等岛生产锡矿。早在100多年前，荷印（尼）殖民政府就已用先进方法大力开采。由于缺乏劳工，当地印尼土著不及华人吃苦耐劳，所以锡矿公司特派人到香港、广东等地招募所谓“契约华工”。办法是先给劳工家属一些养家费，签订契约，订定每月工资，规定几年后由公司负责遣送回国。事实上这些劳工也就是廉价出卖的“猪仔”。这些人出去时二、三十岁，离乡背井，绝大多数人都一去不复返，老死矿场。许多四、五十岁的矿工，在矿场过着牛马生活，受着重重剥削，连个老婆本都没有捞到，孑然一身，做“番伯公”。他们劳动一生，节衣缩食，稍有积蓄，又为矿场工头开设的赌场剥削一光，弄得贫病交迫，在矿场活活死去。我于1931年冬乘荷兰轮船“芝沙叻”号，由香港动身往印尼时，曾亲眼看见在同船的大舱里有二、三十名去文岛的“猪仔客”。当船到文岛属埠勿里洞时，他们被叫出来排队，到舱面上去点名，准备登岸。外国警察把他们当下等人对待。由于语言不通，那些警察无名火起，突然用皮鞭无情地抽打他们，他们也忍痛不敢哼声。“猪仔客”挣扎一生，

暗无天日，谋得出路的人极少。我又亲眼看到另一件事。那是1966年，我国政府派船到印尼接难侨回国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到湛江欢迎乘船的难侨上岸。一个60多岁的老“猪仔客”衣衫褴褛，手提破旧的藤甲必和网袋，装着若干茶壶饭具。这就是他们一生几十年血汗换来的财产啊！看到这种情况，不少人为之伤心落泪。当时我想，假如不是祖国派船接侨，这些难侨包括这个老“猪仔客”，只好生为中国人，死为异乡鬼了。

印尼的华侨经济

一位日本人曾说过：“南洋的华侨是‘野草’”。这句话说得很有见地，也是事实。我们理解‘野草’的含义，正如唐人的诗句中说的：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拿印尼来说，不论城乡，凡有原住民的地方，就有华人的足迹。即使穷乡僻壤，都有华人开设的小亚弄（一般都由夫妇或父子经营）。由于华人能够吃苦，克勤克俭，且富有冒险进取精神。加上有同胞同乡或亲属的情谊，能够患难相扶，热情帮助，所以他们的适应性很强，到处都可以落脚生根。早在荷印殖民时代，荷兰人比较重视中国人，说中国人最守信用，做生意不立约也不会失约。这也是中国人的良好品德，是生存竞争的条件。尽管遭到印尼反动分子的抢掠和烧杀，华侨经济都经得起考验，虽经打击，不久又能复苏。有的反华分子就说：“华人的经济排不了，打不倒，烧不尽。唯一的办法只有杀”。其实华侨人数众多，杀一个，生两个，杀也杀不完。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像1960年排华时期的接侨，一年多时间，我国接了七、八万人。在印尼出生的小华侨，又何止七、八万个。因而，排华是排也排不尽，我们接侨也接不了。不过它是一场斗争。

华侨在印尼二、三百年间，建立了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华侨经济有所发展。华侨工商业大多数是中间的仲介商，一方面替白人收购土产，一方面又替白人推销舶来的商品，转手卖给广大的下层原住民。就这样，在两三百年中，华侨在印尼建立了深厚的经济基础。华侨中90%以上是劳动人民，只有不到10%是资产阶级，而又绝大多数是中小资本家。他们有剥削的一面，又有受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压迫、排挤的一面。反华分子挑拨说：“华侨都是穿一件背心、短裤来印尼，也应该让他们穿一件背心、短裤回中国去”。他们忘记了华侨经济对侨居国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特别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胼手胝足，披荆斩棘，开辟莽莽荒原，为繁荣印尼社会建立了历史功绩。目前，印尼华侨的确占有约一半的印尼财富，印尼各大、中城市，到处都开设有华侨商店。少数原住民的商店，不少因贪污成风，不善经营而无法代替中国人的商业。虽然1969年印尼大规模排华，曾使经济受到不少的打击，但受到影响的，主要是农村下层华侨小商，对整个华侨经济，特别是中上层的华侨经济，没有受到多大损失。

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华侨经济又蓬勃发展起来。各地由日本人囤积在货仓中的货物，多数为华侨商人打开搬走，因此不少华侨在一夜之间发了横财，变成巨富。且一度华侨市场，显得货源充足，非常活跃。加之荷兰商人被日本人关入狱中之时，他们的家属生活多由华侨朋友照顾，因此荷兰复权之后，为报答华侨救济之恩，曾将很多货物廉价转手给华侨。不少侨商因此而获利十倍，市场趋于繁荣，华侨的经济势力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。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20年中，华侨经济逐渐上升。但好景不常，印尼有些人看得眼红，乘